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第七辑

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第七辑

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WORLD
NANKAI UNIVERSIT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七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004-9688-5

I. ①世… II. ①韩… III. ①世界史: 近代史—研究②梁…世界
史: 现代史—研究 IV. ①K14②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857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郭沂涟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四色土图文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52 千字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深切缅怀著名历史学家、本刊原顾问杨生茂先生

恩师杨生茂先生永铸我心中	洪国起 (3)
创建学术 守望学术	王 希 (5)
快乐的理想主义者	王 玮 (7)
中国美国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李剑鸣 (9)
受教杨门 终身获益	王晓德 (14)

世界近代史 2009 年年会论文选登

近代以来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王加丰 (21)
近现代欧洲社会冲突的性质和背景 ——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讨论	何 平 (36)
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特点和影响分析	宋严萍 (44)
英国早期辉格史学家纵论	阎照祥 (56)
19 世纪晚期英国城市住房问题 ——一个市场失灵的案例分析	陆伟芳 (75)
英国食品安全立法的历史考察, 1860—1914 年	魏秀春 (85)
阎宗临与他的文化史观	王荣声 (99)

全球史·地区国别史

公元 1000 年以来全球史上的优越感与自卑感:

无中心整体历史心理研究	张伟伟 (113)
论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	孙艳萍 (125)
昭和天皇在战后日美关系重构中的作用	杨栋梁 龚 娜 (137)
日本明治时期专利法的制定和发展	张 玲 (149)

20 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	韩 琦 (167)
-----------------------	-----------

国际关系史

论国际社会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	王 黎 陈海鸿 (199)
加拿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探析	杨令侠 贺建涛 (208)
法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进：从戴高乐到萨科齐	吴志成 袁 婷 (223)

博士生论坛

试论墨西哥利华人社会的兴起（1902—1937）	袁 艳 (233)
重新解读罗素的预防性战争理论	李 超 (243)

研究综述

学术史视野中的“阿根廷之谜”	董国辉 (261)
智利阿连德道路失败原因研究综述	贺 喜 (275)
Abstracts	(287)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出版说明	(295)

Content

Cherish the Memory of Mr. Yang Shengmao, Renowned Historian and Consultant of 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Professor Yang Shengmao Lives in My Heart Forever	Hong Guoqi (3)
An Academic Forerunner and Watcher	Wang Xi (5)
A Joyous Idealist	Wang Wei (7)
A Pioneer and Founder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Li Jianming (9)
Professor Yang Taught Me Thesis Writing	Wang Xiaode (14)

Selected Papers from Annual Conference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 since 1500 and the Issues of War and Peace	Wang Jiafeng (21)
On the Nature and Background of Social Conflicts in Modern Europe ——A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He Ping (36)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the First Feminist Movement	Song Yanping (44)
A Short Recitation on the Forerunners of English Whig Historiography	Yan Zhaoxiang (56)
British Urban Housing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Marketing Failure	Lu Weifang (75)
A Historical Study on Food Safety Legislation in Britain, 1860—1914	Wei Xiuchun (85)
Yan Zonglin and His Views on Cultural History	Wang Rongsheng (99)

Global History, History by Area and Country

Superiority or Inferiority in Global History since 1000 E. C. :

Historical Psychology from a Noncentric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 Zhang Weiwei (113)

On the Germanic Christianization Sun Yanping (125)

The Emperor Showa's Role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 U. S. Relations Yang DongLiang, Gong Na (137)

On the For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tent Law in Japan's

Meiji Period Zhang Ling (149)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 Han Qi (167)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Wang Li, Chen Haihong (199)

Canada's Participation in the UN Peacekeeping

..... Yang Lingxia, He Jiantao (208)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French China Policy:

from De Gaulle to Sarkozy Wu Zhicheng, Yuan Ting (223)

Doctoral Candidate Forum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Mexicali Yuan Yan (233)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Bertrand Russell's Theory of

Preventive War Li Chao (243)

Review

The Argentine Riddle in Academic History Perspective Dong Guohui (261)

A Review of Studies on Factors for the Failure of Allende's

Socialist Road in Chile He Xi (275)

Abstract	(287)
On the Publishing of <i>Studies of Modern World History</i>	(295)

深切缅怀著名历史学家、
本刊原顾问杨生茂先生

编者按：著名历史学家、本刊原顾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4日19时2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9月26日生于河北涿鹿。1938年就读于燕京大学；1941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后入斯坦福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研究美国外交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7年9月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退休。1964年杨生茂教授创建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1979年参与并发起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并出任副理事长。与张芝联、程秋原等学者一起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与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美国通史》（6卷本）；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和《美国历史百科词典》；合著《美国史新编》；编著《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出版个人文集《探径集》。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杨生茂教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特别是美国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刊自南开大学新闻网选取五篇文章摘要刊登，以示缅怀，并期望杨生茂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风范得到发扬光大。

恩师杨生茂先生永铸我心中

洪国起

1958年，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我第一次聆听杨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时，就深深地被他的博学和认真态度所吸引。在以后的52年里，我虽然没有专攻美国史，但杨先生一直是我学习世界历史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专攻拉丁美洲历史的导师。当我搞业务和搞社会工作发生时间上的矛盾而产生思想困惑时，是杨先生为我指出了努力方向。当我从学校回到历史学院工作后，时间宽裕了许多，我时常到杨先生家去请教，杨先生有时也打电话约我去。我十分理解人到老年想往事、愿意交流思想的心情，所以只要杨先生来电话，我就会立即去他家。有时他把自己写的诗篇和散文复印一份送给我，令我十分感动……而今，我再也无法如约去杨老家请教谈心了。

杨老的去世使我们南开大学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也使我国史学界失去了一位美国史大家，这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然而，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遗产，是极其丰厚的。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的学术品格；二是独具特色、特别是他研究美国史和美国外交史独具中国学者风格的学术著作；三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四是忠诚于教育事业、强调教书育人、凝聚他一生精华而写下的人生感悟。杨老是一部巨著，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同杨老接触，耳濡目染使我受教育最深刻的，是已经融入他学术生命中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这也是他能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深厚的思想根源。他的童年、少年是在军阀混战、国破家亡的环境中度过的。1938年他考入燕京大学。从他开始选学理工到转而选学文史，时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不肯毕业后留在北平为日本人做事，就于1941年赴美国学习。在美国学习期间，他时刻关注着国内抗战局势的发展。1946年，他学成回国后，写信给他的美国导师，对其主张的扩张主义史观直言不讳地提出质疑，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到此后他一生所写的著作和教学当中。

杨老研究美国史、美国外交史，不仅牢牢把握住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史学界的话语权，而且还用他的治史思想教育我们这些后学者。2006年1月18

日,杨先生把我叫到家里谈起他最近阅读报刊文章的印象:我看当前学界的浮躁情绪有两种表现:一是“小红书式”的教条主义,二是“黄香蕉式”的教条主义。杨先生看我显出不够理解的神态就解释说,前者是指过去中国学习苏联模式时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教条主义态度;后者是指有人学习西方不加分析,他们属于“皮肤是黄色的、内心是白色的”洋教条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不科学,都是浮躁的表现。他特别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对外来文化采取“鉴别筛选择优而从的态度”。2006年初,4月份的《南开大学学报》连载了杨先生的学生王玮博士撰写的《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的长文。杨先生看了后,当月22日把我叫到他家,告诉我王玮这篇文章写了一年多,下了功夫,写得不错。接着话锋一转说:“但是,他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没有深入触及我在《美国外交史》中所揭示的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问题。”还说:“作者照顾到当前中美关系的大局,这样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美国霸权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是根深蒂固的,是美国外交史中最本质的问题,这点思想上必须清楚,不容忽略。”杨老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很想写点东西,但力不从心写不了了,愿意跟你聊聊。”杨先生如此相信我,令我很感动。我当天晚上就把他老人家的话全部追记下来,本应该写点什么以完成他老人家的愿望,但我未能做到,我只做到一点,即把杨老的这些史学观点在我自己的教学科研中尽可能地体现出来。

杨生茂先生青年时在美国求学成才,但他没有丝毫的洋腔洋调,有的是宝贵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他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知识分子的先进典型。他善于学习,能与时代同行,善于思考,敢于挑战唯心史观,牢牢把握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话语权,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心地善良、善解人意、教书育人、淡泊名利。学生反映,聆听杨先生讲课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堪称一代教育大师。

杨生茂先生,您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本文作者:洪国起,南开大学原党委书记,历史学院教授)

创建学术 守望学术

王 希

杨生茂先生从 1947 年起就在南开大学任教，直到 1995 年退休，他 93 年生命历程的一大半是在南开度过的。在南开的半个多世纪里，杨生茂先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为中国的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的研究与教学作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参与创办了《历史教学》，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是一份史学研究的刊物，对国内史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巨大。1964 年，他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点（后改名为“美国史研究室”），这是国内第一个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日后成为培养中国美国史研究人才的重点机构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杨先生与其他老一代美国史学者，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美国史研究奠定了体制基础。今天，这个研究会具有数百人的规模，学风淳朴、作风民主、成果厚重，成为国内专门史学会中的佼佼者。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杨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一起主编了新中国第一套多卷本美国通史，这套著作成为国内高校美国史教学的重要教材。更为重要的是，杨先生在南开培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美国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杨先生对中国美国史、世界史和历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杨门弟子满天下，遍布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他们中有不少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中流砥柱与领军人物，还有一些人则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知名学者，将南开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认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和人才培养在中国高教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与杨生茂先生的学术贡献、学识和学风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而经久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杨先生是南开大学的精神财富，南开大学的学术经典，南开大学的光荣与骄傲。

南开的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什么会如此成功？我想这与南开的学风有很大的关系，而杨先生是这种学风的创建者和守望者。如果我们仔细读杨先生的文字，无论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写的还是在 90 年代写的，都会发现，

在严谨治学、对思想和文字功力的追求方面,杨先生始终是一致的,始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研究是扎实的,文字是流畅的,风格是清新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沦为意识形态奴隶的时代,杨先生也力图保持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基于材料基础上的思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种学风由他的学生们忠实地继承下来,并代代相传,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具有南开特色的史学风格,成为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种楷模和标准。当然,这种学风的形成不是杨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主导与坚持,如果没有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润物细无声式的言传身教,我们很难想象这种学风的产生和维系。

我由此想到,今天当我们在评述杨先生这一代美国史学者的学术建树时,必须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背景,即他们是在何等艰苦的环境下开和建设和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自去年开始,我一直在作一个研究,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教育的起源与发展。我查阅了许多资料,重新阅读了老一辈美国史学者的著作以及他们编写的教材,体验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必须在新形势下改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从而能够创建学术,守望学术。正是老一代的学者们在艰苦的学术环境下,竭尽全力维系着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正是他们在机会刚一出现的时候,抓住时机,及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人才,所以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史领域繁荣昌盛、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杨先生的见识和贡献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没有杨先生这一代学者的信念和坚持,就不会有中国美国史学的今天。

杨先生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南开和他的学生,也并不局限于美国史和美国研究领域,他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历史学界的贡献是得到公认的。

我与杨先生有过多次促膝交谈,这些交谈帮助我改变了人生道路。杨先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不仅熟知外交史(国际史)领域的新著,对其他领域的动向也了如指掌,与他谈学问,不需要“换位思考”。杨先生待人十分谦和、平易近人,与他谈话没有心理负担,没有拘束感,一见如故。我不是杨先生的学生,也不是学外交史的,但与他交谈,我有一种多年浪迹天涯的学子突然见到自己少年时代老师的感觉,那种熟悉、亲近与温暖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直到今天,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成为我从心底对杨先生极为信任的基础。

(本文作者: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快乐的理想主义者

王 玮

常言道，人生即痛苦。圣经如是说（原罪），佛经也如是说（苦海无边）。其实并不尽然，痛苦与否，事关人生观，事关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

有人说，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区别不大，前者看的是眼前利益，后者看的是长远利益。眼前也罢，长远也罢，都是利益。我看，两种人生观有天壤之别。前者图谋的利益大多涉及个人私利，后者追求的利益几乎与个人无关。因此，前者患得患失，一生痛苦，后者无欲无求，一生快乐。

杨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治学，甘于清贫，虽衣食不虞，但绝非巨富；先生一生俭朴，对于物质上的待遇与享受从不攀比；他身居陋室，出入无豪车相随；先生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一生淡泊，却换来了一生的其乐融融。上述种种痛苦，与先生无关。《论语·雍也》有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用在先生身上，恰如其分。

如果说先生超尘绝世，退隐江湖，也是大谬不然。先生心中也有忧患，有时竟也终宵不眠，备感煎熬。然而，先生所忧所患，绝非凡夫俗子的一己之利，而是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先生有诗云：“假如再有一次生命的话，可能不会有现在这种固执、自矜和恶俗；而民族忧患意识还可能是一生思想的载体，至于个人，毕竟是沧海中的一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忧大患，才使得先生能摆脱个人的苦痛，“从苦水中吮吸香醇”，表现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天下忧乐”的情怀。令侠曾历数了先生的三大快乐之事：中国承办奥运，中国宇宙飞船成功发射，门生弟子终成大器。尤其到了晚年，先生心情极好。先生最后也是高兴地、笑着离开人寰的。先生也曾受到过磨难和委屈，但是先生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泰然处之，至多是一种茫然不解和无助无奈，过后尽忘，置之度外，并无一丝抱怨。这些都源于先生心中无我，只有信仰。正如陆镜生先生所言，“在充满物欲的世界中，面对人生的忧患，他心里有阳光”。先生的快乐绝不是声色犬马式的感官之乐，而是对人生的一种大彻大悟，是对生命旅程的最后完善。

先生的理想主义境界，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只可景仰却无法达到。当前，社会上有些问题是严重的，利益至上、追逐名利、价值取向迷失、道德水准下滑、理想主义缺失、高科技发展和网络化带来的人文精神的泯灭、生存竞争的残酷无情、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使我们这个社会受到优胜劣汰法则的支配和利益驱动，有着丛林化的倾向。功名追逐淹没了社会良知与诚信，商业利润抹杀了生命的价值。因此，从先生那里汲取高尚的使命感、健康的价值观，保持一点理想的信念和追求，拥有一点天真的好奇和探索精神，以及舍生取义的气节和为真理献身的血性，留驻一点诚信和尊严，总之，要成为一名执著的精神麦田的守望者，这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先生活到九秩晋三的高龄，飘然而逝，俗语称为“喜丧”。喜者，快乐也。这不仅仅是由于高寿，更是因为先生拥有理想而快乐的一生。祝愿先生在天堂永远快乐。

(本文作者：王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国美国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李剑鸣

1947年初，杨先生从美国学成归来，同年秋天到南开任教。那时，南开的世界史在国内并没有很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组织编写一部权威的世界通史教材，试图在民族史学的框架内，按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进行重组。当时，只有少数几个院校的世界史学者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南开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是仰仗杨先生所发挥的作用。他代表南开出任《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的三主编之一，于是，在这部影响了几个时代的世界史教材之上，留下了南开史学的印记。从60年代至80年代，整整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无不受益于这部教材。而且，这部教材的影响并不限于高等院校，对世界史有兴趣的一般读者，也把它当作基本读物。如今，我们的世界史教材版本繁多，不断更新，但学界同行普遍承认，在体系的明晰、表述的严谨、文字的考究等方面，这部教材仍然没有被超越。

最初，南开的世界史也没有突出的特色。1964年，国务院和高教部的领导人号召加强外国问题研究，要求一些高校建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杨先生以他在美国史方面的造诣和声誉，顺理成章地担负起在南开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的任务。这个小小的研究机构，虽然几经波折，但到80年代前期，已成为国内专门研究美国史的重要基地。从此，美国史和日本史、拉美史一道，成为南开世界史最具特色的优势学科。更重要的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担当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工作母机”的角色。杨先生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生，他培养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成才率很高。目前，在国内重要的美国史学科点，几乎都有他培养的学生。在2010年4月选举产生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7位正副理事长中，有4人出自杨先生的门下。同时，他留在南开的学生，接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分散到国内众多的高校，有不少人已经成长为学术骨干。

每次我参加美国史的学术会议，都深为出自南开历史学科而感到自豪。举目一望，代表当中有许多南开校友。有时在会议的间隙，南开出身的同行